

杨占广

当舅爹别着烟袋端着小白铅盘从东边的小路笑眯眯走来,我就知道中午有汪豆腐吃。

这时候通常是冬天的清晨,牛羊狗鸡的叫声和远处公路的隐约车声将冬闲的农人们叫醒,鹅黄的朝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流金。

舅爹,又去豆腐汪家哩?我问,口里呼出一圈白气。

是哩,这是出模子的头一瓦豆腐。舅爹吸了一口烟袋,也呼出了一圈白气。

只见那两块豆腐装在小小白铅盘里,还丝丝缕缕地冒出热气。舅妈踱过来接了,掐下一小块塞到我的嘴里。

接下来,舅妈就去备料了,小葱、姜丝、干辣椒、猪油、猪油滋(就是猪肉熬完油后剩下的肉干)或者小鱼干。舅妈将它们一一摆 in 案板上,再把豆腐托于掌心,横一刀,竖一刀,切成略大于指甲的薄片。

在舅妈忙碌的过程中,舅爹和我坐在门边,看太阳一点点升高,变暖。舅爹向烟袋锅里压实了烟叶,讲起了豆腐汪的故事。

这豆腐汪,指的是邻村一家会做豆腐的汪姓人家。据说这家人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方某地逃难而来,淳朴的当地人接纳了他们,还想办法给他们挤出了一些田地,但汪家一直没丢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豆腐手艺。

舅爹说那可是件苦营生,自古道人生三大苦:打铁撑船磨豆腐。你得提前一天泡黄豆,然后半夜里磨黄豆,再把黄豆浆放在纱布里摇啊摇,然后点卤水,倒进模子里压成型。这所有的工序,得在天蒙蒙亮前全部完成。

我曾经在天还未完全亮时去过豆腐汪家。一面写着“汪”字的小小旗帜斜插在门脸边,移动木板的窗户打开,豆类特有的腥气裹挟着热气扑面而来。即便在严冬,里面的汪家人也是单衣单裤。

天虽未明,外面已经排了好几个乡邻,老人居多,边聊边等。一来刚出的豆腐滚烫好吃,所谓一烫抵三鲜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;二来也是讨个吉祥的头彩,尤其是年根儿或者哪家要办喜事,做生意开业,都会早早来买点豆腐,图个“都福”、“都富”的谐音。

送走了上门的头茬客,豆腐汪家就会兵分三路,各自取上几板豆腐,沿着附近的村庄叫卖。来我舅爹舅妈这个村的,是豆腐汪家的户主,也就是舅爹口中的汪大多,但村里人还是愿意喊豆腐汪。

汪大多当时 60 来岁,矮,壮,古铜色的脸,粗亮的嗓门,常年拖着一双黄胶鞋推着独轮车叫卖。他的叫卖声很有特点,拉长了尾音,“豆腐”两个字,经他的变换,邻居们听成了“豆腐汪”、“豆腐”、“都富”、“都福”……

一到村子里,汪大多就被围住了,老老少少,男男女女。给钱也成,给豆子也中,分别扔进挂在两边车把上的褡裢里。他一边称称,一边口上总要念叨着,“称高着哩,这豆腐”、“遇有相熟的老头,汪大多会指向冒着火星的烟袋:他大爷,给抽两口;遇有招逗的小孩,汪大多会切下一小块,冲着喊:张嘴,热乎着哩。

一时忘带钱缺了钱的,汪大多也不介意,说“自个儿记着,下次给就成”。但你要是下次还忘,他准拿眼睛多盯你一会。

他还有个习惯。村里有一户人家,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过生活,儿媳跑了,儿子常年不归家,家里常常炊烟不升。隔三差五,豆腐汪收摊前会留两大块豆腐来到这家门前,扯开了嗓子:老李大哥,豆腐又掉稻草堆上了,你就架架势哩,随意给二两黄豆把我这豆腐买了吧。

后来大家都知道,那豆腐上的稻草,是豆腐汪拿水冲几下自己放上去的。

后来大家都知道,这豆腐汪家连同做豆腐手艺传下来的,还有不少家训,譬如用料力求本地产品质好、买卖要把称抬得高高的、尽本分接济村邻……

舅爹慢慢悠悠地“讲古”被舅妈的一声呵斥打断了:懒老头呃,赶紧过来给锅膛烧火哩。

舅妈开始汪豆腐了。烧热了锅,先让一大块白花花的猪油下锅,接着是葱、姜、椒,几十秒后才轮到那一大碟卤水老豆腐,再接着是猪油滋,还可以放点猪血料,最后加入少量的面粉水。盖上锅盖,不再添柴,任由豆腐们咕嘟着。十来分钟后,一大铅盘的汪豆腐端上了桌面,有白,有绿,有红,有褐,漂浮在浓浓的汤汁里,三舅小舅回来,一大草锅的米饭怕是不够哩。

舅爹就着老酒慢慢吃,慢慢说:这为啥叫汪豆腐?这汪豆腐跟豆腐汪是啥关系?

舅爹的这个疑问,村人们都有,但每当问起这个,汪大多总是眉毛一挑,不置可否地笑。后来,我看汪曾祺的散文,发现他也搞不懂这种做法为什么叫汪豆腐。在老先生看来,之所以叫汪豆腐,大概就是因为这豆腐上面漂浮着一层浓汤,豆腐就像“汪”在里面似的。

舅爹就着老酒慢慢吃,慢慢说:怕是豆腐汪这手艺要失传了哩。

恁操这闲心呢,管不住你那老嘴。舅妈呵斥道。

他那俩儿子都不学豆腐手艺哩,都在县里上学了,成绩好,以后还不都到城里呐。舅爹说。

舅爹的话过了没几年就应验了。等我上到初中时,70 多岁的豆腐汪就不能再做豆腐送豆腐了,那张斜插在门脸边的旗帜很快被风雨侵蚀得没了颜色,没了去处。他后来也被接到了城里。

可那汪豆腐的滋味,至今仍在乡邻们的味蕾上萦绕传承。



王国梁

你知道月亮是怎样一点一点圆起来的吗?我知道。

前一段时间,我每天晚上都要站在阳台上看月亮。那是我因生病闲居的一段日子,觉得每天可以相伴的除了日月星辰,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了。身体生病的时候,人是脆弱的,幸好母亲的电话每晚必到,给我以慰藉。我等母亲电话的时候,便靠在阳台上,抬头望月。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这简单至极的诗句,居然有着直抵心灵的力量。

不知不觉间,中秋节了。我忽然想起好几天不看月亮了,奔至阳台,发现月亮已然升起来。这轮将圆未圆的月亮,依旧是我熟悉的模样。可惜的是,我只能在阳台上看月亮,颇有点“坐井观天”的意味,觉得视线被阻碍了。所幸,我的思绪可以放得开。

秋夜寂寂,月光融融,窗外的风轻轻来,轻轻地去,带来清爽怡人之感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不知此刻,与我共赏一轮明月的是谁?皎洁的明月,真的是从海上徐徐升起来的吗?在我的记忆里,月亮是从树梢上缓缓升起来的。故乡的院子里,有一棵老树,高大繁茂,遮天蔽日。中秋夜,月亮就是从那里升起来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中秋夜,母亲都会准备很多供品,月饼是必不可少的,另外还有苹果、葡萄、梨子等水果。母亲招呼我们姐弟,把方桌擦得干干净净,月亮升起来之后要“上供”,即“拜月”。中秋拜月,颇具仪式感。我一直觉得,那样的时刻极其神圣和庄严。中秋节为什么要拜月呢?中秋月圆,意味着团圆,寄托着人们渴盼团圆的心愿。中秋时节,正是收获之时,人们把丰收的果实奉献出来,表达欣慰喜悦之情,通过拜月祈盼吉祥幸福。

欧 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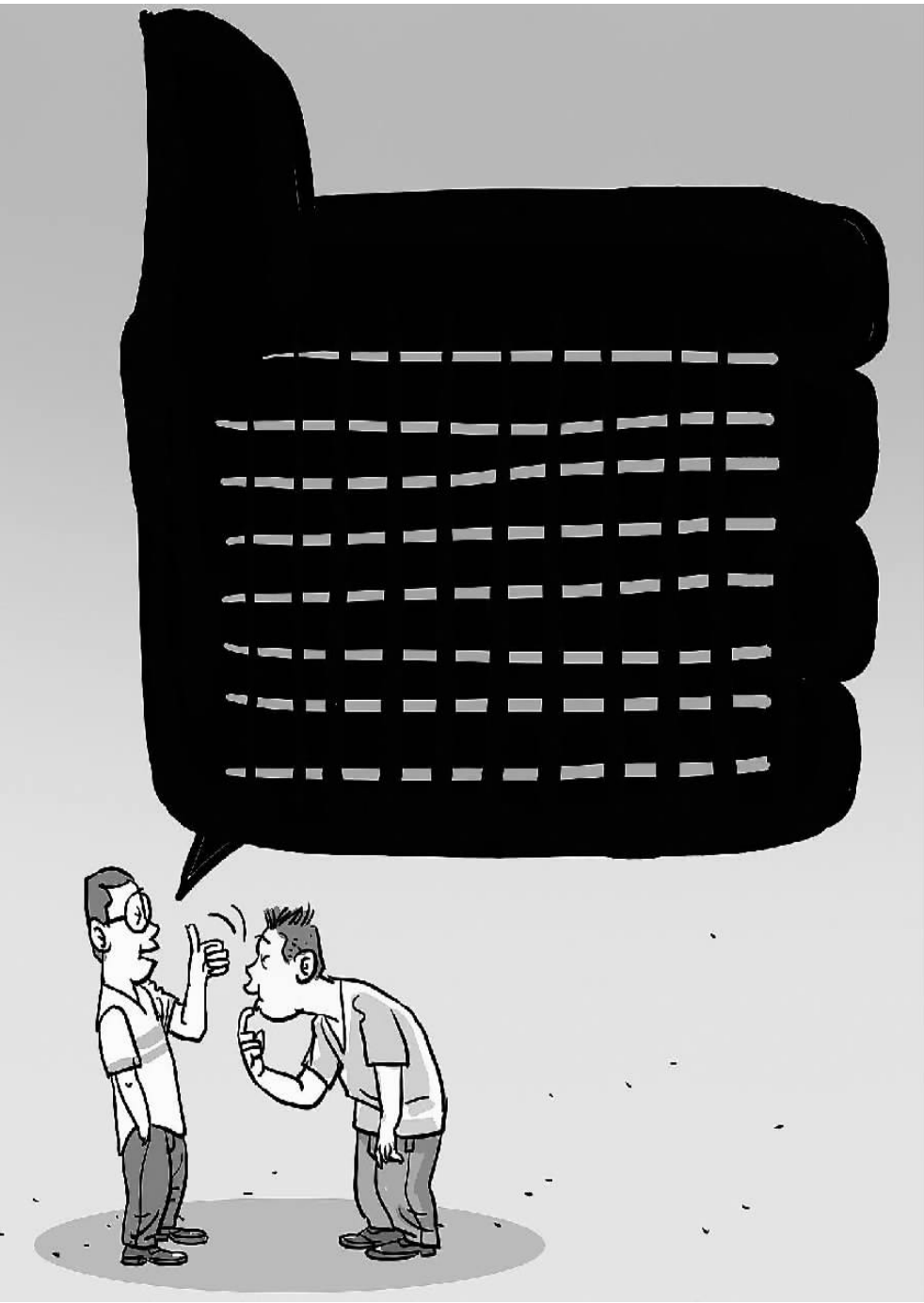
缺氧的体验不是太好玩儿,作为自诩的文化人,自是不敢和康康的四肢比划较劲,而是说坐下来读书,时间稍长感觉专注度就跟不上趟,连听书,哪怕

是听那种讲故事的作品,也会觉得疲惫。转而散步吧,照样是局限于时间,很快就会醒悟过来:这种事纯粹属于四肢运动嘛,精神没有松弛之先,肌体反而提前预警。

那么,闲待着发愣如何?这个好像有点浪费生命……看来做文化人也会遇到悲哀的时段。

闲着也是闲着,与其胡思乱想,不如去寻些消磨无聊时间的先进经验。

整亮手机屏幕,上热门网媒(APP)转转,结果还真发现了不少冠以“文化”名号的专门栏目。结果是自己有点糊涂了,绝大多数“文化”专栏和我心里模糊不清的“文化”念想相去甚远,感觉“文化”栏目所经营的更像是考证训诂的活计,诸如杨过要娶小龙女,黄蓉为什么会坚决反对?或者贾宝玉的发型应该是啥样,等等。当然,学问不止于文学故事,教授级别的专题考证也多得很,而且,提出的各种问题,俺基本上都摸不着门,要说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,也不算夸张。



别人对你说的话,做的事,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;  
你对别人说的话,做的事,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

赵春青 画

邓俊松

冰清玉洁,温婉透亮,百溪河的水,总让人想起童年时赤脚玩耍的那些快乐时光;奇珍遍布,林海苍莽,百溪河的山,总让人怀想华南虎矫健奔走的神秘踪影……我知道,无论怎样的文字,都难以准确地描摹百溪河瑰奇灵动的神采,都不足以表达对先辈们留下的这块高山湿地的赞美。但我仍要用笨拙的笔,为你写下心中的恋歌。

痴恋大美山水。百溪河湿地峡谷幽深,峰峦叠韵,溪流纵横,林木葱郁,众多的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生长其间,蝴蝶泉、鱼籽滩、红果河、夹龙湾、猴子湾、揽月潭、柳树滩、柞树湾、螃蟹地、陈家台、倒退岩、杨泗庙、凉风台、雷打石等移步换景,四时风光各有千秋,吊脚木楼三五人家,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大美画卷。美景怡情,有人为此一辈子痴爱着百溪河。刘心美先生是我认识的一位乡土画家,多才多艺,虽六十八人,但仍像年轻时一样醉心百溪河的山水文化。青年时代他曾多次往返百溪河谷,背过脚、赶过仗、放过排、照过相、放过电影,足迹遍布沟

沟岔岔,汗水洒遍冲冲岭岭。当地群众喜喊山歌,常隔山隔岭甩过来,让刘心美收集了不少原生态歌谣,心里暗藏着为百溪河写一首歌的冲动。为此,他多次上门找我商讨,在我的建议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,终于在十易其稿之后,推出了《相约百溪河》这首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曲,“陈家台上歌一脚,来陪我的妹妹坐,挨到一起好快活”很快在百溪河流传。

迷恋地道美食。独特的山地气候环境,造就了百溪河独有的食材,纯天然,无污染,沾着露珠,带着醇香,经农家厨娘巧手侍弄成就上好的美味。据同行的李诗选介绍,因盛产“刁子鱼”,在土司时代百溪河即有杨姓鱼户专署供鱼,留下了“贡鱼潭”的地名。这次文学笔会,上河人家农家乐提供的中

诱人的月饼散发着特别的香味,水果鲜亮亮的,我眼睛紧盯着供品,忍不住口水直流。姐姐总是很淡定地对我说:“别着急,月亮升起来就上供,上完供才能吃呢!”我使劲点点头,因为母亲和姐姐那种严肃认真的样子让我明白,很多神圣时刻是不容亵渎的,必须依照规矩才能完成某种仪式,让自己内心安定。

我和姐姐用手托着腮,眼巴巴等着月亮升起来。可是,月亮怎么还没影儿呢?父亲说:“月亮被大树挡住了,一会儿就升上来了。”我和姐姐立即跑到大树的另一侧,想早一点看到月亮。母亲笑了,轻声说:“别着急,咱家的月亮是从树梢上上升起来的,慢慢等哦!”等等,忽然,一轮满月从树梢上一跃而出,月亮终于升起来了!院子里亮堂了许多,清辉一地,树影斑驳,秋虫鸣唱。我们遥望着月亮升起的地方,默默对月祈祷。拜月之后,母亲把一块月饼分成几份。中秋夜的月饼,必定是人人有份

## 文化的迷思

国人都同意的观点:盲是从没文化的特性之一。

很多年以后的一天,儿子问起金庸笔下谁武功最高(这个课题在时下网媒的“文化”专栏里还能看到专业论文)。我有点懵。赵女剑的主人?还是扫地的老和尚? 葵花宝典、独孤九剑虽然不错,但那都是匹夫之勇,而且扫地僧不偷袭未必能一招得胜,至于黯然销魂掌,更是太过离谱:在激烈运动中一只胳膊是不能保证运动平衡的,很可能是打不着别人打自己呢。简单过一下脑子,我认为郭靖郭傻子最厉害,问鼎华山之巔有吧?最重要的是人家招呼几个乌七八糟的人,就能够阻拦横扫欧亚的蒙古大军迟滞于弹丸之地襄阳,是不是最厉害?!

初中生认为我偷换概念、强词夺理。我则据理力争,说这种没文化的无脑知识无需讲理。

然后,真正的问题来了。您是不是觉得《红楼梦》烂熟于心的人有文化?那我问你,您那个经年考证贾宝玉穿什么颜色裤衩

的,即使有人不能回家来团圆,也要把他那份留出来。月亮圆人团圆,我家的中秋夜笼罩着欢乐祥和的气氛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吃东西边聊天,感觉特别温馨……

我正沉浸在回忆里,母亲的电话来了。她问我:“过节能回家吗?”我脱口而出:“能!一定回家!”

抬头望去,月光清明。此刻窗外的月亮,是我故乡的那一轮吗?月亮升起的地方是故乡,月色朗照的时候,乘着一帘秋风,回故乡……



之类问题的同学,和琢磨谁武功最高的人,其学问形式上的区别在哪里?

这个问题有点复杂,不管怎么说,您得有文化才看得明白《红楼梦》对吧。你看,我这么有文化的人,读了好几遍,都不知道《红楼梦》好在哪里,由此可见喜武侠与好“红楼”的确不在一个文化层次上,对吧?

您总不能说体育运动不是一种文化吧?

这个倒是。想一想,虽然有数百种关于文化的概念描述,但没有一种公认的权威说法,也就是说,文化到底该如何定义就是个没文化的问题,的确不好说武功学问没文化,何况武侠作者还劳神费心地赋予了武夫那么多“文化”范畴的想象。

如此看来,应该是两方面的群类都有文化,至少他们展示的文化追求形式是雷同的。

估计应该是我这种两边都不靠的,才更像没文化的人:居然认为对文化的追求没有文化——这也太没文化了。



## 江沿之忆

陈汝嘉

我的童年是在嫩江西岸的工业重镇度过的。嫩江与江畔的自然风光和美丽景色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几十年来,那汪洋浩瀚的江水、绿野平畴的江岸大地……总是如电影般一幕幕无休止地闯入我的脑际,令我憧憬往昔、心向神往、魂牵梦牵。

在嫩江西面,有着广阔的原野、田畴。清晨,一轮红日喷薄而出,朝阳洒满大地、江河。镶上金边的云朵在天空中微缓地飘动。轻风吹拂,青翠欲滴的庄稼秧苗,犹如波浪起伏的绿浪。田野旁,湿漉漉的青草碧绿油嫩,滴落下来的露珠似水晶晶莹透明。一棵棵大树舒展着绿色的树冠,犹如一团团凝聚着的绿色云烟。树荫处,掩映其间的几幢灰瓦泥壁农舍沿河疏落散立,凉爽幽暗的水面清晰地映出房屋与树木的倒影,更显得村野清幽宁静。

在透明澄碧的天空,雁群扇动着翅膀,自如地翱翔。树上,几只幼鸟叽叽喳喳叫着,同时好奇地探头朝下面看。树下,一匹马儿懒洋洋地摇动尾巴,悠闲地啃着嫩草,阳光透过树冠流泻下一道道光线,照到蓬松的、棕红色的马毛上,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光斑。灰色的野兔在茂密的草丛中时隐时现;在空地上蹦蹦跳跳、跳来跳去的一群麻雀,一哄而起,忽地飞向房顶;一群鸭子在闪着粼粼波光的河水中飘游、戏水,漾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孩子们痴迷于捕捉野外的鸟雀鸭兔,在野地里直接用弹弓打、投放诱饵下夹子夹、爬到树上掏鸟窝;有的在空地上撒上谷物,上面罩上一个大网罩,当有鸟雀群来到罩下啄食,躲在远处的小孩立即拉动细绳,鸟雀便被扣在落下的网罩之内。这时,孩子别提多高兴了。

在辽阔的平原东边,宽阔、碧蓝的嫩江由北向南缓缓流动。太阳升高了,阳光照耀着晶莹如镜、清洁如玉的江水,水面上金波灿烂、波光粼粼。江面平静看似玻璃,一团团白如棉絮的云彩鲜明地倒影水中;江水澄碧,水下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光亮醒目,在石下钻进钻出、游来游去的鱼儿及对着石头喷出的水花清晰可见。微风轻拂,送来江水的清新气息和阵阵凉意。大江清幽静谧,偶尔从江水中传来大鱼骤然拍水和鲤鱼跃出水面的响声都能听到。泛舟江上,气船剖

开蓝色的江面,激起的雪白浪花,像玻璃珠似的飞溅起来。一只小船在江面上微微晃动,船头上站着几只鱼鹰,渔民一声令下,鱼鹰们都抖着翅膀钻入水中。很快,又陆续浮出水面,上了船。渔民用手一抹鱼鹰的长脖子,喉囊里吞进的鱼便吐进竹楼里。

沿江往东,出现宽阔的江滩。平展展的细沙,一片金黄。高照的艳阳,洒下金色光芒。柔软的沙滩散发着太阳的气息。碧波悄悄地荡漾到脚边,又缓缓地退回去。人们在水中浸泡、畅游,避暑降温,康乐身心。

江岸西面有一片树林。苍茫的暮色悄悄降落,树林迎着落日的红光辉耀着,每棵树从树根到树冠都染成红色。夕阳渐渐落下,树林的阴影也逐渐扩大、加深。晚霞很快散尽,树林暗淡下来。林中沉沉的暮霭越来越浓密。地上长着浓密的青草,顶着小帽伞的野蘑菇随处可见。林中树木所散发出的幽香气味渐渐浓烈起来。

晚霞彻底消失,林中一切已经变暗。四周静悄悄的,淙淙的溪流的低响清晰入耳。一只夜鸟拍着翅膀,箭一般低飞而过,怯生生地藏匿起来;蝙蝠在黑漆漆的林中穿梭回翔,飞来飞去。

黑沉沉的树林上面的天空开始变蓝,像缀满幽深高远的夜幕上的宝石似的星星闪闪烁烁。渐渐地,天边蒙蒙地发亮,钩形的月亮正在缓缓升起,斜插在树梢上。林中愈益沉寂、安静,连小虫振翅的微细声音、老鼠咬东西的窸窣声都能听到。偶尔能听到啄木鸟发出的口哨似的叫声。黑黝黝的林中出现闪烁的光亮和移动的人影,大人带着小孩正在捕捉鸟、蛙。孩子负责拿手电照射熟睡的树上的鸟和地上的青蛙,鸟和蛙被照后都一动不动,大人则用气枪打鸟、用网扣青蛙。辛苦和收获交织在一起,汇成孩子们内心无比的喜悦和快乐。

童年的时光幸福、美好,令我终生难忘。那绿野田畴上的繁茂的碧草,鲜艳的野花,绿阴如盖的大树,苍翠葱郁的树林;那碧波盈盈、旖旎多姿的江水,那姿态飘逸、翩跹飞舞的候鸟……无不令我沉迷陶醉,唤起我五彩缤纷的无穷幻想、奇妙遐思和飘忽情趣。每当唤起童年岁月的甜蜜记忆,拾缀童年的欢乐,大自然的绮丽风光和天真无邪的童贞便叩动心弦,心中的忧郁、烦恼、苦闷一扫而光,喜悦、振奋、激昂、亢亢的心绪充斥心头……

他没有向命运屈服,一边在当地找中医调理,一边发奋养羊喂猪。经过几年努力,不仅靠劳动还清了家里的积债,肝病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。2003年他走出山门闯荡,辗转湖北、湖南、浙江等地打工,因为老实勤快,得到多位贵人相助,攒下了人生第一笔财富。他在老县城买了房,提供给侄儿读书,让年迈的父母看病住院有了落脚点。但他的心仍记挂着百溪河,记挂着那些还需要帮助的乡亲。2017年,百溪河启动国家湿地公园创建,县里决定成立百溪河社区。已经自发组成团队,义务清运河道垃圾达半年之久的卢方臣和几位伙伴,组建生态产业专业合作社与之相呼应。

白云深处一条河,魂牵梦绕都是歌。我突然想,应该邀约相聚百溪河,摆一桌小吃,说一段趣事,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口说不是凭,赶紧写下一首歌词,作为对邀约活动的唱和;一座座青山披新装,一湾湾碧水起波浪。一间间木楼花盛开,一桌桌土菜味道香。百溪河哟长又长,原山原水好风光。我要亲你爱你保护你,永远永远为你歌唱。//一只只喜鹊送吉祥,一回回摆手迎朝阳。一堆堆篝火庆丰收,一阵阵欢歌飘远方。百溪河哟长又长,如诗如画新气象。我要亲你爱你保护你,永远永远为你歌唱。